



劍胆琴心

林荒烟 / 著

第七章

四十一

朱南和齐威斗得难解难分时，朱南突然施出绝技“三拜君魂”，这一招有三式九变二十七剑，尽是在转眼中完成。

朱南一生行走江湖，遇到过无数次惊险，而每每危急之时，他总是凭靠“三拜君魂”绝技战胜对手，保全性命，但他还从未有一次在敌手面前将这二十七剑尽数递出。使招最多的一次是与黑道高手“夺命客”李自非的一次争斗，也只不过是使出了十七剑，便将李自非毙于剑下，但两招都没使尽。他仗此绝技行恶武林，坏事做绝。武林正道中几位高手几次想铲除这个恶魔，可惜都未得手。

齐威也早就风闻朱南的“三拜君魂”非常厉害，它一招

多变，高妙无比，连李自非这等顶尖儿高手也只走过了十七招。能否抵住这二十七剑，连齐威自己也不知道。见朱南面色陡变，露出杀机，齐威知道朱南要使出“三拜君魂”。他忽地身形一变，由掌变拳，抢先出手，打出一路奇拳。

齐威这一路怪拳，妙招不断，变幻无常，使朱南罩于拳影之中，左闪右挡，拼命自卫，无有机会再使出“三拜君魂”。朱南是稍晚了半拍受制于人的。

不要说朱南深为这套拳诧异，连齐威的三个徒弟也不曾知道师父还有这等本领，一时间竟看得呆住了。

朱南生平第一次遇到劲敌，连“三拜君魂”都一时无法展开，只好小心应付，丝毫不敢大意，但身上还是挨了几拳，幸而不是打在要害部位。

如若早一步使出“三拜君魂”，眼前恐怕便会是另一种形势了。二十七剑连珠攻出，齐威就不死即伤，剩下他三个徒弟便好对付了。朱南大悔不已。

齐威愈战愈勇，招式连绵涌出，排山倒海之力，劈山填海之势，将朱南逼得连连后退，他的败象渐露。

朱南双目含血，成了一头困兽。他的一支长剑非同寻常，封堵拳影之隙，仍可寻机攻出一招半式，但他已力不从心，十招之内定然致伤，再挨齐威的硬撑，便毙命无疑。这时他想，坐等毙命不如拼个鱼死网破，于是，咬紧牙关。任凭齐威的双拳暴风骤雨般袭来，只是用心周旋，只等抓住齐威的破绽，准备下杀手。

齐威使出的这套拳，便是“金刚拳”，而且是“金刚拳”的精华部分。齐威是不得已才从此套拳路中尽挑精妙绝伦的

招式使出，每一招攻出，总是奇妙无比，居然将朱南的长剑压住，纵使其身怀纵横武林几十年的“三拜君魂”之绝技，却也一时施展不出，只能勉强自卫。

齐威一口气打出十六个招式，虽占上风，但让朱南一一躲过，都未中要害。他从出拳之初起，便尽挑“金刚拳”的精华使出，但招数必定有限，一共只有二十招，四招之内，再不能置朱南于死地，待他的妙招使完，拳势锐减，让朱南乘机施展开“三拜君魂”，胜负就难定了。如果他败在朱南的剑下，他的三个徒弟也难逃凶险。

想到此，齐威心中暗暗着急。此时四招又走了两招，第三招也将使尽，朱南虽又挨了几拳，但仍能与齐威周旋。

齐威只剩最后一招了，他稍犹豫一下，迅即又贯注全身之力，要向朱南发去。

朱南此时已精疲力尽，身上已有几处带伤，勉强应付，只要再有一招攻到，便无法招架了。他这时心一横，与其等死，不如拼个两败俱伤，纵然死在齐威拳下，也要剑穿齐威。

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只见两点寒光在洞口一闪，有两只飞镖，直奔齐威咽喉的和前胸射来。这两只毒镖是朱直所发。

朱南父子的飞镖都是用剧毒喂过，见血封喉，所以不需刺中要害，只要划破一点皮肉，便可马上致人于死地。

原来，朱直一直在暗处观看朱南与齐威之战。齐威怪招连发，凶猛无比，将朱南压迫得连“三拜君魂”都施展不出，只要齐威再有一招过来，朱南定然要吃亏，于是，借齐威稍一犹豫，正蕴力要发出最后一招之机，发出两支毒镖，以解救危险之中的父亲。

朱直年纪虽小，却聪明过人，心狠手毒，有时连朱南也禁不住暗暗吃惊。他们父子能将《五毒推风掌》这部绝世秘籍得到，便是朱直的功劳。

不过朱直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他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朱直发出毒镖，意在明袭齐威，暗救其父，即使击齐威不中，也可让父亲得以喘息机会，趁机施展出“三拜君魂”。可是当齐威听到利器破空疾来之声，情知不妙，但如果后倒或向两旁躲闪，必让朱南趁机抢个先手，形势难以预料。所以他提一提内力，足尖点地，身形骤起，跃在半空，仍处攻击之势。这样在身体落下之时，自上而下出招。

就在齐威腾身跃起之时，又是一声疾响，朱直又发出一支飞镖，直袭已身悬半空的齐威。

朱南父子共喂制了六支飞镖，父子俩每人三支，留备于危急关头使用。刚才朱南的三支已先行打出，朱直也只剩这一只。他见齐威纵身而起，躲过飞镖，他知齐威在空中仍可进招，于是他趁机将这最后一枚飞镖射出。这一镖来得毒辣至极。

齐威身在半空，听得又有暗器来袭之声，只好收势运气，倾尽全身力气，双腿向上一荡，整个身子胸朝上、背朝下平躺在空中。

毒镖紧紧贴着齐威的后背飞过，将衣衫划破一条长长的口子，只差了一丁点儿没有伤及皮肉。好险！

齐威刚才在空中为躲飞镖，只管用力腾身，却顾不上掌握重心，待他跌落在地时，就地一个滚翻才稳住身形。他站将起来，准备领教朱南的绝技“三拜君魂”。

朱直刚才连续两次发镖，把齐威逼至半空中，他见齐威大势已去，心头一喜，便要仗剑进身。朱南只顾提防齐威再出异招，却忘记了提防齐威的三个徒弟。三人早就暗器在手，见师父遇险，几乎是同时将铁钉射出。由于距离太近，三人射钉的动作极其隐蔽，速度又极快，所以等朱南发现时，三只铁钉已分别到位，朱南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齐威看见朱南左胸、咽喉、眉心三处各插进一支铁钉。

朱南的长剑落了地，身子晃了几晃，他双目含血圆睁，仆倒在地。他是未等施展护身绝技，就倒地而亡了，他怎能闭得上双目！

待齐威定眼看时，他怔住了。

只见三个徒弟同时长喝一声，向洞口扑了进去，里面传来一阵打斗之声。

不一会儿，齐威的三个徒弟已将朱直擒了出来。因为洞内狭小，朱直人单势孤，只几个回合，便被冯剑春点中穴道，动弹不得，任其三人拖出洞来。

齐威上前一步，看着朱直，厉声问道：“秘籍是你父子所得？”

“正是。”朱直的声音软弱无力，口气却极硬。

“交出来！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就地毁掉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还没学会呢。”

齐威听罢此言，气得面如朱砂，恨不得一掌毙了这个小恶棍，但秘籍还不知在何处，暂时还杀他不得。

古子丁见师父遭此戏弄，顺手抄起朱南的长剑横在朱直的脖子上，骂道：“小恶棍，今天痛快说出，或许会留得一条狗命，如要再敢斗嘴，便要你碎尸万段。”

“我父已死，我还活着干什么。”朱直说着，竟流出两行热泪。

齐威心一软，也觉得朱直有点可怜。

朱直又接着说道：“快把我杀了吧，不然日后我练成‘五毒推风掌’再来寻仇，你们可是后悔莫及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却把齐威逗笑了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居然也想练成这套绝世功夫？”

齐威脸上虽露笑，心里却惋惜至极。这孩子如果有正人指点，将来定可大有出息，比自己的几个徒弟要强出一筹。

“武林中人，谁不想练一身绝技。”朱直眼珠一转，口气变得软了下来，居然以武林中人自称。

“可是，今天既使我们放你走，你也活不长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朱直一脸稚气，认真地问。

“你既是身为武林中人，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呢？”齐威笑着说道，同时示意古子丁将剑拿开。

朱直瞪了古子丁一眼。

齐威继续轻声说道：“你不但抢了这部秘籍，而且杀了人，违背了武林的约规，所以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有人与你过不去的。”

齐威语重心长。朱直低下头去，默默不语。

齐威见攻心已经生效，又继续开导道：“你年纪太小，武功尚浅，凭你这点功夫，那部秘籍怕是在你身边带不了多久的。”

“如有人抢，我就把它毁了。”

齐威和三个徒弟不禁笑出声来。

冯剑春拍拍朱直的肩膀说：“你现在已是身不由己，如果我们抢你的秘籍，你如何来得及毁掉它啊？”

朱直思索片刻，望着齐威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是想得到《五毒推风掌》？”

“不，你要拿出来，咱们就当面毁掉。”

“骗人！我拿出秘籍，你就一掌把我给打死，然后由你们师徒独吞，你们听着，这秘籍可是我找到的。”

“如果你没有找到它，恐怕就不会有这些事端，你爹爹也不致于落此下场。”陈平抢了一句。若在平时有人敢以这样口气和师父说话，陈平是断然饶他不过的。

一提起爹爹，朱直又是泪如雨下，扑在朱南的尸首上大哭起来。

朱直三岁亡母，是爹爹一手将他养大，所以对爹爹的感情特别深。今天眼睁睁看着爹爹被人杀死，怎能不痛心？他恨不得跟爹爹一起去了。怨自己学艺不精，武功太弱，生死关头没能救得爹爹一回，朱直边哭边想着。为了报仇，也要活下去！朱直在暗暗咬牙切齿。

齐威扶起朱直，正色说道：“只要你把秘籍交出来，我可以保证两件事。”

“哪两件？看我高兴不。”

“第一，保证不伤害你，到时任你远走高飞。”朱直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第二，将秘籍当场烧毁，并由我通知武林，日后也就再不会有人找你寻索秘籍了。”

朱直又点点头，沉默了良久，低声对齐威说道：“我还有一个要求。”

“说吧。”齐威口上说得甚是痛快，心里却想，不知这小鬼头又要出什么点子。

“让我安葬爹爹的……尸首。”

朱直说着已是泣不成声。如此年纪的孩子，却知道对父亲尽这最后一次孝心。

此言一出，齐威的眼窝也是一热，眼泪差一点掉下来。

“我答应。”

“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“以我的名誉保证。我齐威一生光明磊落，从不干失言违诺之事。”齐威一脸正色地对朱直说道，同时，伸手在他身上轻轻一点，将朱直的穴道解开。

朱直顿时觉得身上舒适无比，活动了一下腿脚，对齐威说：“我也答应，一定将秘籍拿出来。爹爹曾跟我说过，你和宋一峰是当今武林最有声誉的人，还让我跟你们学做人呢。”

朱直的这话是不假，朱南确实说过此言。

朱南虽然恶事不少，习以为常，但他不希望朱直长大之后也和自己他一样遭世人唾骂。他想把儿子教导好，走上正路，但是儿子跟他形影不离，天长日久，自然染上了许多恶习。儿子虽是聪明过人，却也毒辣无比，从小便练就一付黑

道人物所特具的铁石心肠。那天朱直突然出手杀死王可、郑春，是朱南所料想不到的。虽然朱南也对秘籍早已垂涎三尺，但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弄不好就要招惹来杀身之祸。他眼见火已烧起，正在犹豫不定时，朱直诱王可、郑春上当，举手就将俩人杀死，抢出秘籍。其利落、干脆，朱南自认连自己恐怕都难以做到。此时的朱直虽然小小年纪，但秉性已定，再所难改了。

齐威听朱直一番话，心里一阵酸痛，好端端的一个孩子，却生落在朱南手中。

“这样吧，先把我爹爹葬了，然后再烧秘籍行不行？”

小孩子说得合情合理，齐威怎好推托，便和三个徒弟一起，将朱南埋了。

齐威以指代刀，在一块木头上刻了“朱南之墓”四个大字，立在坟头。

朱直哭声不止，对齐威连声道谢，却不理杀他父亲的那三个人。过了一会，他擦擦眼泪，对齐威说：“秘籍让爹藏在那上面了。”说着用手朝前方一指。

几人抬眼望去，只见一片空旷的山坡，不象有能藏秘籍的地方，除非是埋在地下了。

忽听身后一声轻微的异响，转身看时，朱直已跑出二十丈开外，身形极快，待齐威等要去追赶时，朱直却钻入一片树林中去了。

茫茫林海，要寻找一个轻功极好的孩子，谈何容易！

四十二

齐威和三个徒弟追到树林边缘，古子丁就往里冲，被齐威止住：“先不着忙。”齐威不知道朱直已将那三支毒镖全发出去了。

“那怎么办？不能眼看他跑了啊！”古子丁暗怪师父不该受朱直的蒙骗，给他解开穴道，又安葬好朱南，让朱直安心而去。

“不要紧，朱南已死，剩下这个小孩子，不愁抓不到他。”齐威心里也觉得好笑，自己这一把年纪，竟让一个孩子戏耍了一回。

这时树林里传来一阵脚踏落叶之声，一个人影闪了出来。正是朱直，手里抱着那部秘籍。

齐威师徒四人见朱直回来，才恍然大悟，敢情朱直是去取秘籍去了。

朱直站在四人面前，哧哧地笑。他是故意要惊吓这几个人一回，以显示自己有能力逃走，并不是为了活命才将这套秘籍交出来的。

“看你们的样子，是不是怕我一去不回呀，也太小瞧人了。”朱直笑嘻嘻地抢白了几句，心里好生得意，但双手仍是紧紧地抱着秘籍。

齐威非但没有恼怒，反而更觉得这孩子聪明可爱。

朱直看了一眼手中的秘籍，认真地对齐威说：“武林中人说话算数。现在咱们面对面把它烧了，然后由你向武林公布此事，由我来做证，怎么样？”

齐威笑了笑，感到心中一块巨石总算落地。

冯剑春寻一堆干柴，放在一处空地上。几个人围着干柴堆，站成一圈。

朱直将秘籍展开，递与齐威过目。齐威和几个徒弟认真验证了一下，随后点头认可，却谁也不肯伸手摸及一下。

朱直暗暗佩服齐威的为人，弯下腰，轻轻将这部绝世秘籍放在那堆干柴之上。

“谁来点火？”朱直问道。

冯剑春正要动手，齐威却说道：“剑春退后，由我来点火。”

这时，一阵人声吵杂，只见马克铎带领一千人赶到，这伙人中，黑白两道上的人物都有，也都是为此而来。

马克铎老远就喊：“齐威，找到没有，我来了。”

齐威看着匆匆赶到的“不老童”，并未答话，向那柴堆一点头。

那本秘籍正正当地平放在干柴堆之上，“五毒推风掌”五个大字虽已烧有几个窟窿，但仍清晰可辨。

马克铎俯身看了看，想要伸手摸摸，却在离秘籍两寸之远停了下来，只将手在上面晃了几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这东西好厉害，动不得，谁动谁吃老虎胆，老虎胆，长大胆……”

众人不禁好笑，但谁也不敢笑出声来。否则让马克铎听到是笑他，金丝拂尘一抖，脸上轻则划出几道浅血印，重则

便如刀割。

马克铎的金丝拂尘当时在武林中也是一绝，功夫不在宋一峰、齐威之下，此人生性顽皮，孩童一般，但对功夫的悟性却是极高。他到底有多大能耐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反正谁也不敢小瞧他。

马克铎直起身子，金丝拂尘在柴堆上一扇一拂，口中叫道：“起火喽，起火喽，大家快看啊。”

谁也没注意马克铎是何时将火种撒入柴堆中的，他用拂尘扇拂一下，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火种已下，不用拂尘扇火也是照样烧得起来。

《五毒推风掌》在火中慢慢变为灰烬。一代武林宗师以毕生心血所创的绝世奇功，顷刻间变得灰飞烟散。

大家看着火焰慢慢熄灭，心情也各不相同，有庆幸，有惋惜，还有贪婪。

一片沉寂，连马克铎也望着那堆灰烬出神。他刚才生怕这么多人再生变故，便假借要拂摸秘籍，暗地却撒下火种，将这堆干柴燃了起来。

朱直也不作声，悄悄来到父亲的新坟前，跪下磕了几个响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齐威见此情景，好生可怜，对马克铎说：“这孩子聪明过人，只是没有遇到好人调教，实在可惜。”

马克铎天生童性十足，对小孩儿自然也是另眼看待，闻听齐威此言，善心大发，以大好人自居，说：“看来也只有我能调教他了，一会儿我就带他走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我们爷俩儿这就走了。”马克铎高兴地一蹦，连朱直是否同意也没问，就以爷俩相称了。

齐威暗道一句：不愧是“不老童”，看他此时的样子，还不如朱直稳重呢。齐威还是不放心，悄悄叮嘱了几句：“这孩子从小由朱南带大，本性已定，怕是不好调教的，你要多留心才是啊。”

马克铎脸色一变，嗔怒道：“你怎么如此小瞧我，你以为我连这么个小孩子都管不了？有什么难的，不老实就狠打他屁股就是了。”

马克铎说罢，来到朱直跟前，问道：“朱直小孩，他们都说我调教不好你，你是否愿意跟我走？”

朱直心里一亮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，高兴得差点给马克铎磕上一个头。他看马克铎一脸怒气，嘴里甜甜地说：“只有你来领我，我才肯放心地去呢。”

马克铎心花怒放，欢呼一声，一手托起朱直，转身便走。朱直回过头来，狠狠地瞪了齐威师徒一眼，跟马克铎走了。马克铎将他领走，正是朱直所希望的。

原来，朱南父子得到《五毒推风掌》秘籍之后，终日担惊受怕，不敢露脸。朱南知道，他终有一天会被人发现，难逃罗网，于是他让朱直将整套秘籍背下，熟记于心。有几个字给烧掉了，朱南也不计较，只等有时间再用心研读。

朱直天生聪颖无比，只用半天时间就倒背如流。

朱南告诉儿子：“如有一天我不在人世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刻苦练功，学成这套绝技，将来好给我报仇。”

朱直不解地问：“爹爹，何出此言？”

“孩子，现在我们已成为天下武林众矢之的，终有一日被他们找到，到时难免要大祸临头，所以你我还是分开为好。你已不小，独自闯荡去吧。为父身带这套秘籍，即便是死于他人手下，他们找到秘籍，也不会难为你一个孩子的。只是有两点要注意：一是对任何人不得说出你已将秘籍背下；二是，这门绝功不是每人都能练成。你先修习内功，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方可慢慢演练，切不能急于求成，你将这“五毒推风掌”练成，便可称霸武林了。”

朱南一席话，说得朱直热泪流下，跪在爹爹面前，说：“爹爹，都是我不好，抢得秘籍，却招来这许多麻烦。”

“孩子，爹爹当时也想抢这秘籍，只是那王可、郑春的身手非同一般，没有机会下手。若不是他们对你这个孩子一时大意，我们父子一时半会怕也难胜得了他们呢！”

“爹爹，你不是会‘三拜君魂’吗？”

“孩子，现在我将‘三拜君魂’的二十七剑的口诀教你，用心记住，先练三年内功再练此剑。”

朱南还没来得及将口诀念出，齐威已带着徒弟追到山洞前。

朱南低声道：“孩子，如为父身有不测，你便去藏匿秘籍之处，将它取回，交与齐威，然后设法脱身。大功告成之后，再为父报仇。”

朱直双眼含泪，深深地点点头。

这回马克铎将他领走，正好借机会先跟他修习内功，然

后练成“五毒推风掌”，再给父亲报仇。到时候先要杀掉的，便是齐威和他的三个徒弟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朱直练成绝功，出世寻仇。齐威和冯剑春早已过世，古子丁和陈平自然是首当其冲了。

当年古子丁和陈平本不想放走朱直，以免留下祸根，但师父齐威话已说出，两个徒弟也就不好再多说话。

果然，朱直一出现，就与才樵联手，烧了陈平的家，又要拿古子丁开刀。看来朱直几十年虽未在江湖出现过，但对武林中事却是了如指掌。

古子丁喝了几口茶，稍稍缓过神来，问马川道：“当年《五毒推风掌》的秘籍已烧成灰烬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朱直当时还是个小孩子，事隔几十年，他怎么又将此绝学练成了呢？”

马川问：“当时是马克铎将朱直领走的，对吗？”

古子丁点点头，说：“可是听说马克铎也在四处找他，说要打烂他的屁股。”

“是的。”马川继续道：“朱直跟随马克铎走后，在马克铎身边整整十年，别的功夫不学，只学内功。待十年过后，朱直的内家功夫近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马克铎满心欢喜，要教他几套功夫，没料到，从此朱直再也没有现身。马克铎气得不行，四处寻找朱直，扬言要打烂他的屁股。”

“那么朱直如何练成的‘五毒推风掌’呢？”这才是古子丁的关心所在。

“由此看来，朱直当年在交出秘籍之前，已将这套绝技背下了，并熟记于心。他交出秘籍，是为了活命。”

古子丁听罢，恍然大悟，想起了朱直在跟马克铎走之前，

曾狠狠地瞪他们师徒一眼的情景。这件事古子丁至今未忘。

“是啊，杀父之仇，怎么可不报。”古子丁苦笑了一下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马川问道。

“事到如今，只好恭候朱直大驾了。可恨的是，朱直未到，才樵却先对我下起手来了。残我儿子，杀我家人，居然令我让出古府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”

“那就先避一阵吧。”马川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好象满腹心事。

古子丁大吃一惊，万万没想到连马川也让他让出家园。

“这话怎讲，难道偌大个京都，连我古子丁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？”古子丁大为不悦，又猛喝了一杯浓茶。

“非是如此。京都确实不宜久留，不光是你，恐怕我在京都也不会是呆长久了。”马川向四周看了看，低声对古子丁问道：“你……？”

古子丁好生奇怪，堂堂御林军总教头却在京都呆不下去，这是何道理。

“有人在皇上面前奏了我一本，说我重兵在握，图谋不轨。”

“真有此事？”

“现在御林军实际上已不在我手中。朝中的几个朋友私下告诉我，还是先躲躲为好。”

“那么家人呢？”

“今晚就出城，先找地方避一避。”

“是谁如此狠毒，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？”